

浪 迴

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二月初版

酒浪

本書
(平裝一冊
實售五角)

印

作者 秦心丁

證

行者 秦心丁

刷者 泰東圖書局

權不許翻印——

引

心丁

我不是一件必需品，在現在的世界裏，像一朵開在荒山上的野花，沒有芬芳供給美麗的蝴蝶吸收，沒有彩色供給多情的人們玩賞。

我正如野花開在高山，俯瞰低下的世界，那所謂偉大的建築，值不過蜂房一般。我回顧我自身，覺得就是世界上最偉大者了！但是我知道，山下的眼睛看我，我還依舊是一件細小等于零的東西。

本來這朵花，是世界上最不知而未見的。不知幾時，却被一個討厭的無知的孩子，把這朵沒彩色沒芬芳的野花，糊塗的尊爲他花園裏的花王，朝朝夜夜期待而祈禱牠長成，開一朵滿月似的花朵。花朵如他之願開了，可是蝴蝶是永遠不能親近沒芬芳的花朵，永遠不來和牠接吻。

秋風蕭蕭，孩子永遠立在花旁喊着：「蝴蝶在那裏？」

那

『蝴蝶在那裏？』

直喊聾了人間的耳朵。

『蝴蝶在那裏？』

直喊碎了我的身心。

二

一九二四，七，一。寫于申江



蝴蝶在那裏？

『小蘭！請你永遠攜帶了我的靈魂！』小蘭隨了伊的父母向新宅進
行，而且已經走遠了，遠了我的眼線了，我依舊向着自己說：在和伊分別的末
一句話，我的嘴上還覺得有濃厚的芬芳，這是伊的手背賞賜給我的。——我
的脣上有我的靈魂，伊的手背上也該留着我的靈魂了。啊！小蘭！你永遠攜帶
我的靈魂去罷！

可畏別惆悵了！又不是千里遙遙相隔。伊家的新宅離此僅一二里。你的
靈魂已經給了伊，你應該進行你的事業，以便娶伊，永遠擁抱伊……

我覺得前途有無限的希望和愉快，這是我的事業，我興奮地考入C校。

C校裏是何等的熱鬧，氣昂昂的談笑，都是衣服華麗的闊少。我自愧形
朽，祇能在教室的一角裏，目望着書，心想着家中的貧苦，默默地。

我以為這裏永無我的朋友存在了，豈知在牡丹叢中的蝴蝶，也有來顧

憐我一朵向日葵的。這隻蝴蝶，是一個志大言大的幼小的青年苗生君。

我記起我和苗生的介紹人，是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，和托爾斯泰的復活。

我本是孤獨者，一散課便回向我母親做工的桌子對面，有時讀，有時想——想人生之乏味——現在呢，我的心上多了一點；苗生的心上也多了一點；爲了這一點，他每天在放學時，休息時，必定邀我到他的臥室裏——他是住宿生——談天。

苗生是一個美而沉靜又敏利的少年，他是我們全班的最幼小者。他和我一天一天的親密，這件事引起了全校同學們的驚異。——一個寒酸人，竟交上了一個最可愛的人做朋友。——誰都說苗生是瘋子，他却淡然若無聞。從此我知道，世界上有一類人是我的伴侶，是瘋子。

苗生的臥室近操場的一角，狠幽僻的。所以我每和他坐在臨操場的窗

前，——這是唯一通光、通氣的所在了，——可以幽靜地談天。無聊時可倚窗看人們無意識的運動，機械式的歌舞。愁悶時，閉了窗，我倆可以痛快流利的，任性、噙嘴的哭我們的人生。

明月已高掛的一夜，是八月半前一天的晚上。我伴着苗生還未回家，望見這沉靜而圓亮的明月，不由的呆想。——也不知想些什麼——苗生只是拿了一枝筆，在紙上不停的亂寫，寫滿了一張紙，光怪陸離的曲線。在沉默十幾分鐘之後，他纔嘆了一聲：『世態如斯，可勝浩嘆，』我聽了知道是哀憐我的悲壯語。我的淚幾乎奪腔而出，便隨口說：『臨風洒淚，對月悲懷，』的好。他淡黃的臉上，更顯出悲容。隨後在窗的玻璃上，一邊寫着：『世態如斯，可勝浩嘆，』一邊，『臨風洒淚，對月悲懷。』從此我倆對於這幾個字，就像越王的薪膽，見一次痛心一次。

他告訴我，他的父親在外省經商；他的哥哥在日本留學，年雖不滿二十，

却已犯了爭風鬪人的罪惡。我也告訴他，我的父親是買畫糊口的，爲了要遂他的色慾，家裏之不問，衣食都是母姊工作下來的；我的哥，爲了貪免學費膳宿費，所以強入了省立師範。

有時我倆爲了苦痛而研究社會學，有時爲了求精神的快樂，而興奮地研究文學。這時文學的種子，已播種在我倆的心裏。

我的悲痛之夢方醒，屋上的小雀正唱得很高興。我剛要整理書籍預辦入校時，我的母親授給我一封信。淡綠的信封，雖不寫上幾個秀字，我也知道是我的小蘭寄來的了。我也顧不及早飯的冷熱了，急急地拆了看，似乎這裏有甜的蜜，我這釋弱的蜜蜂已陶陶的醉了。

「可畏哥：

……下半年我想入高小讀書，請你介紹，校址要相近我這裏的，

並請代索章程一份……

……有暇請來舍談談……

小蘭

你的信來了！小蘭！你終究攜帶着我的靈魂！「這淡淡的幾筆字句。」——人們將要如此說：——而與我的安慰，尤非人們所能料想的深切。你是安好着在。我的心頭可略略放下。你明白，我在苦惱生活裏的我，實在無朝無夜的在思念你；雖然無人知道，然而有你會明白的。

「辮上插一枝紅的花好？黃的花好？」我好像見童時可愛的小蘭，真真的立在我們面前，舉着笑得像花開一樣的羞容，嬌好的問我……幾許不能磨滅的舊影，重新在我心中演起，這纔我知道別離的滋味了。

——在S埠近野的柳林前面，一帶矮屋背向着，坐着一個嬌小的女郎，淺白色的衣衫在風中生動，伊的身段，像可以飛舞起來一樣，兩條小辮，一把

扇扇，飄搖着，尤其使人觀望入化。伊正出神地呆望在雲裏遊戲的太陽，大概也有什麼想像。

——這天我很快活，爲的是塾裏的老師有事出去了，所以我僥早回家。姐姐在窗前學畫，我也無暇去關心了，悄悄地放下書包，急速地走去開後門。這後門的階石上，和那對面柳林的底下，是我和小蘭唯一游樂的地方。我一開門，伊就回頭向我一笑說：

——「你今天逃學嗎？爲什麼天還沒黑，你就出來了？啊！逃學！」伊半護半笑的說，把我說急了，也沒有空去說明早歸的理由，紙癢着不！不！不！

——「可畏！太陽若然出來，你可以看見影子還沒有我高呢！」伊立了起來，指手劃腳，忸忸怩怩的說，伊流露的黑眸子，飛舞在額前的烏髮，淡紅的臉，皎白的手，自有許多動人之處。伊清脆的聲音，活潑的談笑，使我永遠不能離開伊，永遠不得不愛。

——私塾真是煉獄，放學的日子極少，除了時節以外，意外的希望，就是塾師臥病了，或是出去。所以我們學生，天天望老師生病，我是更其切心的咀咒了，可是從我入塾至今，從未病過。今天真是意外，我也不去和小蘭，做無意識的爭論，便攜手同到柳林中去遊樂了。

——我倆到了我們的樂園裏，也想不出什麼玩意兒，雖是七月初的天氣，還是熱氣炎炎的，我們很無聊地坐在樹下，伊操着扇，我說着野話，在伊手酸了，我也說倦了的時候，我倚在樹上，伊倚在我的身上假眠，我倆不知怎樣都入睡鄉，直到我的姊姊喚醒了我倆。

——我雖然醒了，可是懶懶地。我便閉了眸子乾哭，怪伊喚醒了我，伊也拭着眸子，「姆」了幾聲。後來我的姊姊答允，做紙船給我們玩，我倆纔興奮起來去找紙頭。船成之後，我把船放在林後的小溪裏，小蘭把團扇搗着說：

——「可畏你坐去了罷！我助你一陣風。」

——「我不去，小蘭！你坐了回蘇州罷！」

——「你去！」伊說着似乎有些怒意了，我覺得不好，所以排解說：

——「我和你都不去罷！任他自己飄游，向着大海也好，大江也好！」伊纔不怒了，一路的搨着，吹着，直到不能搨吹的時候，立停了，目望着牠，搖搖擺擺地進行，在最險的時候，却是我們拍手歡呼的時候。

——太陽斜下去了，伊的媽叫着伊的名字，伊就急急歸去。我的媽呢？尙未從工廠裏歸來。

——這裏鄰居雖是很多，可是小的伴侶，祇有我倆。私塾裏的孩子，也都是鄰近居住的，他們簡直沒得機會，有一個人，加入我們的遊戲，實在我們真不願意有一個人來加入。

——一天下午，老師又不知何故放學，我也不去問放學的緣故。吃罷飯

就去找我的小蘭，伊的媽好像我的媽，和善可親；伊的姊姊，蛋形的臉，黑黢的髮，和我的姊姊真差不多的狀態；但是伊流露的眸子，閃射着活潑的光，那是比我的姊姊富有；伊的父親，勝過我父親的壯嚴，我必定要寒戰，若然見了他，更其是在問我話的時候。小蘭却說我的父親比伊的父親壯嚴，到底誰是可怕而壯嚴呢？我和小蘭都不能陳述了。

——我到了伊家的門前，我不敢即刻去推門，爲了怕伊的父親在那裏，所以我先在門縫中一望。伊的媽，抱着伊的小弟坐着，「媽！媽！媽！」的哄着孩子笑，伊的姊姊，默然靜心的替伊梳頭，伊顧着鏡子裏的人影微笑。一個有鬚的長人不在，我是特別的注意，若然他在，我早不敢詳細的張望了。

——我一推進去，伊聽見門響就回首向我一笑。我能担保，若是伊的老朋友，和伊時常談笑的人，和伊談天一點鐘，可以看見伊整點鐘的笑靨。

——伊的媽立刻帶笑說：「小蘭！你的小朋友來了。」伊的姊姊，也笑着

問我「小胖子！你飯吃了嗎？可以上學去了！小蘭！今天要出去呢！」伊急著說：「姊姊不是好人，莫聽伊的話，鬼話！莫信伊。」小胖子立着看伊梳頭，聽伊們嘲笑。「你不出去，他也到學堂裏去，不得一樣空歡喜嗎？」伊的姊姊這樣得意的說，似乎沒有失敗的餘地了。伊聽了，默默地知道是沒有解嘲的餘地，在泛紅的臉上，現出一種神祕的失望。小胖子不能忍了，我的小胖子真的不能忍了，他已有把握在心中，臉上時時暗示給伊，可是伊不能知道，低頭默默着。

——小胖子祇能明言了，含糊的把放學說明。這時小胖子的得意，像羣中戰勝者一般，在制服了羣衆時候的得意，恨不得高呼起來。聲音再不像以前呢喃，勇壯得好像凱旋歸來響亮的軍鼓聲。伊也高興起來，一總失望在伊的面上消失，顯出特有的光輝，光輝超勝了烏雲裏穿出來的太陽。不作聲的小蘭，到此立即悻悻怩怩，催着伊的姊姊替伊快梳……快梳！伊的姊姊，像小鳥聽見了天空中飛鷹的聲音，躲在樹葉深處不敢聲響。

——小胖子是何等的愉快啊！今天得了一種回春的手腕，使伊失望的臉上，現出滿足的光輝。

——林中的鳥歌，清脆的一聲聲，滿佈在我們的園裏。秋蟲無意識的亂叫，也點綴得可愛。自然生長的花草，還補足我們秋中的佳色。樹葉也半黃半青，三三兩兩的落在草上。我的右臂，背在伊右肩上；伊的左臂，撫在我的背肩上；一跳一跳的來到我們的花園裏，我倆亂唱，——我誠實的說，小胖子唱的是：『小蘭呀！蘭呀！美喲！』伊不知唱的什麼？——把一切聲浪消滅了，靜默着，似乎在迎接他們的主子。

——小溪裏的水，清而無波，我倆見了我倆的倒影，很是愉快。一個是肥胖的容貌，穿着件深黑的夾袍子。一個有神仙的模樣，桃紅的臉，襯着淡紅的衣服，更紅潤的可愛。最是動人的，他美麗的脖子，在額前幾絲烏髮底下發光。（我的小胖子！自己的臉，沒有看着幾眼罷！）我倆看呆了我倆的倒影，似乎

他倆在誇耀說，我們是一對可愛的伴侶。

——「唔啊！一對小夫妻！」一個我的同學笑着，拍着手，遠遠雀跳地走來。他是墊裏頭等頑皮的孩子，專喜歡談諸人家的小胖子。聽了怪難受，臉一變爲玫瑰花了，漲紅了，低頭又無意地看到水中。伊的影子，很是坦然，小胖子發見了，小胖子真是想不到，伊不但不怒，而且聽見伊答覆來者「是又怎樣？不是又怎樣？」他倒無言可嘲笑我們了，悄悄的沒精打采地走開去了。

——我們重新開始我們的工作，在這裏好像又發見了另外的一個世界。

——「小蘭！這裏有一朵紅花！」

——「我這裏也有一朵，花黃花！」

——我們說了，便攔了下來。小胖子厚了臉，（我不知這時我的小胖子，臉上紅了沒有）嘻嘻地說：「小蘭！插一朵在你的辮上罷！」